

生活是教科书

岁月可以流逝

故事不会泯灭

# 封尘的故事

马沛然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PDG

# 封 壬 的 故 事

马沛然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特殊岁月的特别故事

## (序)

白朝蓉

马沛然是 60 年代大学文科毕业的高材生,至今还能背诵数百首古典诗词,且有创作小说、影视剧的特种本领——编故事。几年前我就听他讲过好几个,一直未能忘怀。曾建议他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品味那段人生。今年“五一”前,马沛然高兴地告诉我,30 个故事的文稿已编成,准备出版发行,并嘱我作序。都是爱好文学的老朋友,当然就欣然应允了。

利用新世纪的第一个“五一”长假,我全文阅读了 30 多万字的故事集《封尘的故事》。这时我才惊异的发现:马沛然编故事的水平真高,表述和描绘都十分生动,高潮迭起、悬念层出,吸引你非读完不可。马沛然一直从事着新闻工作,也颇有成就,是一位专家型的省级电视台的副台长。假若当年 he 从兵团“锻炼”出来就从事文学创作,恐怕比现在的名气还大。这也说明文学与新闻是相通的,只要天赋好,真可以“一通百通”,当然还要加上后天的勤奋。

翻开文稿目录,我就忙着找那个难忘的“美女乱军营”的故事(书中改为“红头绳”)。这篇故事不仅情节曲折,而且内涵深邃,是其中的精品之一。看:一个刚十九岁的女知青,因为长得特别美,来

兵团不到3年就有3个同志因她受到处分。调到模范八连也不例外,同样又乱了军营,副指导员被迷住了,战士被迷住了,甚至连女班长也被迷住了。因为她太漂亮,竟遭到与人隔绝、与猪为伍的非人待遇;因为她太漂亮,引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她在“三·八”节给女战士赠红头绳,制造了“红头绳政治事件”。一句话,漂亮成了罪过,美女成了祸水。最后她连自杀的合适地方都找不到,只能到远离部队的沙包上挖洞埋葬自己……多么典型!多么深刻!多么震撼人心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性被扭曲,天性被阉割,荒唐事变成了家常事,假恶丑伪装成真善美,众多的善良人,中毒受骗而不自醒,顶礼膜拜而虔诚至极。马沛然用犀利的笔墨塑造了令年轻人见所未见的众生相:这便是罗锅大叔靠装哑作傻、哈腰装残当上先进、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最后原形败露,直直地吊死在房梁上;这便是大金牙在公社化年代饿极了被饺子撑死后,他母亲却说:“你吃饱了走的,那是你的福份”;这便是疯子郎世武;这便是“文革”造反派热血沸;这便是炕台共和国的三首脑走进监狱……。所以我说这是“特殊岁月的特别故事”。作者含血带泪地诉说是在警示后人:这样的悲剧不能再重演,这样的教训不能再忘记。因为重复过去就意味着倒退,倒退就肯定会加倍流血。正像作者在题记中所说:“生活是教科书,岁月可以流逝,故事不会湮灭”。让我们共同珍惜今天政通人和的新纪元,热爱改革开放的新生活,讲述创造美好未来的新故事吧!

说到讲故事这话题,马沛然在第一个故事结尾有一大段精彩的论述:“我越琢磨越神,发现我们的生活几乎就离不开故事……有人之所以有文化而不会讲话,是因为他不会讲故事;有人没文化而讲起话来娓娓动听,是因为他会讲故事”,进而引申出一首好歌。是因为讲了一个好故事,一幅好画往往是一个故事瞬间的凝聚,以致写好文章,拍好片子,做好节目,最当紧的就是讲故事。这是一个

新颖的观点,很有前瞻性和实践意义。比如新闻,其要素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开头结尾,这不就是故事吗,无非是简短一些罢了。至于小说、影视剧、甚至舞剧,哪一类能离开讲故事呢?从这个角度透视,《封尘的故事》就是一本短篇小说集。马沛然用叙事、抒情、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使30个故事独立成篇,都可以改编成电视剧短片或小戏,这正是作品的成功所在。因此,也必须明确,讲故事可以讲真人真事,也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还允许按文学作品的要求去进行创作,只要符合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规则就行。马沛然创作的故事,是有生活素材基础的,人物是有原型的。尽管是多篇故事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但千万不要以为《老牛头》的故事中那个会写材料的女婿就是作者本人,有些可能是他的影子,仅此而已。关键的问题是:创作源于生活,作品又高于生活。只要你把故事编好,讲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讲得读者如亲临其境,甚至如醉如痴如狂,那你的作品自然就会流传了。马沛然讲故事的本领是拔尖的,加上内蒙古西部农村方言俚语的运用,就更具特色了。

可能是时间仓促,有的故事还可以加工得再曲折些,有的人物还可以塑造得再丰满些。作者关注了生活在基层的小人物(或者称中间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如果能塑造一些相对应的小人物的正面形象,恐怕故事的社会意义就更大了。但愿马沛然再编出20个、40个新故事来,也希望这些故事能搬上银幕和荧屏,以飨更多的读者和观众。

2001年5月  
于呼和浩特祥和花园

## 肩负着历史的期望 ——评马沛然《封尘的故事》

李树榕

海钦、我的儿子：

近来一切都好吗？妈妈很想念你。

自从你考上武汉大学，两年了还是第一次收到你的信。谢谢你为母亲节寄来的贺卡，更感谢你写在上面的那首诗！你知道哪一句最让妈妈激动、欣慰、难忘吗？是的，就是那一句：“如果有人问：海钦，你生命中什么最多？我会说是自信和爱，以及妈妈在我身上寄予的两代人的期望！”

几个晚上，我都在想，你真的了解父辈人的心路历程吗？真的把握了我们这代人殷切期望的核心吗？我觉得，你们出生在 80 年代的孩子，无论历史文化的关注还是价值取向的定位总是过多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吸引，你们的心理构成在无羁绊无遮掩的自由和真实之中也透露出无规则无根底的散漫和轻狂。你知道，因责任而生的深沉是要有历史根基的。只有走进历史，才能懂得究竟什么是“两代人的期望”。为此，我从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选择了马沛然先生

创作的《封尘的故事》推荐给你，希望通过作者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自觉和运用辩证唯物批判的自觉，能引导你认识并思考中国半个世纪“批判的历史”，以便你对“期望”的实质做历史的界定和扩展的思考。

这是一本很有读者缘的书，翻看目录，你就会按捺不住阅读的冲动：《八千岁》、《二歪》、《罗锅大叔》、《灰人刘四海》、《疯子郎世武》……不仅因其语言的简洁质朴使人倍感亲切，而且凭着幽默和创新的智慧，让人生发出解秘的期待。当一篇篇读下去，你又会发现，那些标题本身就是一个个扣儿，引人慢慢去解。结果是“疯子”不疯，“灰人”不灰，“罗锅”不罗，“二歪”不歪。那么，不疯何以称疯，不灰为啥叫灰，不歪怎么说歪，读者只有带着疑虑再次阅读、延伸追寻，才能找到作者着意要表达的历史的反思与历史的超越，其批判意味不言自明。

故事，确实是很思想张力的一种文化现象。童年，人们往往以至纯至真的“召唤结构”心态，渴望听到各种故事；老年，人们又常常以大彻大悟的倾诉欲望，喋喋不休地讲述各种故事。相同的兴趣说明了一个事实：故事，以海纳百川的广博和妙趣横生的魅力，成为人类智慧的审美体现。一堂课会因一个恰当的故事而生动，一次讲话会因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感人。要了解一个人，记住几个有关他的故事即可；要认识一个时代，聆听一些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就行。历史成败在故事中评说，人生对错在故事中揭示。可见，马沛然先生选择故事的形式回顾历史、思索人生、透视心灵，是很自然的，更是很自觉的。《误车的故事（代序）》中作者记述的那件往事，带着昔日的沉重和今天的冷静告诉我们：富有人生哲理的故事，能够影响青年人生命紧要关头的紧要选择。我相信，读罢这个故事集，你一定会感受顿开茅塞的欢畅和接通智慧的惬意。

向你推荐《封尘的故事》，有两个原因，一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中国当代简史来读，因为作者是“把现实生活放在历史的座标上，去

观察和处理,让生活本身说话”<sup>①</sup>的。二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人类心灵探秘来读,因为作者主张“把着眼点落在感情纠葛,落在人物的命运上面”<sup>②</sup>,“千方百计地去探索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挖掘生活的真正内涵”<sup>③</sup>。

整个故事集反映的历史跨度有半个世纪,而主要人物的主要命运基本是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形成的。倘若走进特定年代造就的特定人物的命运,你会发现其文化意蕴的多层面,人们统统从历史的窥望孔看进去,所看到的东西不尽相同,文化积淀愈厚、思想愈丰富,所见的层面就愈多。这种多层面的凝聚,几乎体现在每一个故事中,如《红头绳》、《哈巴吴守贵》、《热血沸》等等。我是把这些优秀的作品相对分成五个层面的,即故事层面、人物命运层面、历史文化层面、人性批判层面和哲学透视层面。你读过几遍之后,是否能感受到更深或更多的层面,希望告诉妈妈。

这里,我只想谈谈《大金牙》。在众多以绰号命名的标题中,这个题目没什么惹人之处。但读完故事,那很短的篇幅引发的却是很长的思索。我要把五个层面逐一剖析下来,看你能否从中抓住必然的逻辑关系,透过逻辑的辩证,认识历史、认识人生。

从故事层面说,《大金牙》简单到用一句话就可概括:一个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长期挨饿,吃了一顿饱饭竟撑死了。按英雄主义的原则看,共产党员大金牙既然能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就该“后天下之乐而乐”,把吃饱的“福份”让给别人,直到英雄地饿死为止(以往有的作品是这样写的)。按非英雄主义的真实看,饿到极限的人,理智丧失殆尽,竟然一下子撑死,实乃可怜、可笑、可惜、甚至可悲!大金牙是个既高尚又庸俗的心灵分裂的人物吗?至此,你的阅读兴趣就从故事离奇的层面上升到认识并分析人物的层面了。

叙事作品中,一切有性格的形象都是人物。性格的核心,是主体面对现实的态度。大金牙是“复员军人,可一直是内部专政对象”,他“是党员,但有些时候党的会议不让他参加”,莫名的屈辱和

压力使他更加不折不扣地听党的话。在工作上，他“是一把硬手。在公社，什么征粮、征兵、摊派义务工，不管多难的事，只要交到他手里，没有完不成的”。在生活上，他没家没业，“在老乡家吃派饭……他总先虎着脸说，公事公办，干部与老百姓要同甘共苦，该吃多少就吃多少”，结果是“到了谁家，把分到的那一份，三口两口吃完就走。实在饿得不行了，卷个大卷的烟叶子苦抽一顿，喝碗凉水闷头就睡！”大金牙的性格揭示了一个道理，凡是在党面前有愧疚、有良心的人，是彻里彻外、实实在在拥护党的人，而那些以党自诩、凭借对党的事业所做的贡献就为所欲为的人，则是党的最大的敌人。听党的话，是大金牙现实态度的轴心，制约着他行为的方方面面。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撑死，也是组织上让“敞开肚子吃个饱”所导致的。分析到这里，也许你要问，一个成年人怎么会盲从到或饿死或撑死的地步？他的主体意识哪去了？

一部优秀作品，往往是从历史的大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通过网点和网结的构造，能够窥视那个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只要进入历史，就进入了大金牙的生命逻辑，就会被他所感动。60年代伊始，中国内忧外患，“吃饭”竟然成了国家的头等问题。大金牙是政治权力虔诚的拥护者，他的虔诚有两个心理基础，一是挂在嘴上也记在心里的荣誉，一是不挂在嘴上却记在心里的耻辱。他在不断炫耀自己“受过毛主席接见”的同时，他的行为也在造神：只要是上级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能执行的要执行，很难执行的也要执行。任何造神者的悲剧都是沉痛的，那就是剥夺他人主体权利的同时，自己的主体权利也被剥夺了。生存，是人的基本权利，当“政治压倒一切”而大金牙们又甘心情愿被压倒的时候，他们交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又专横武断地强迫百姓也交出生存的权利。那是一个曾经饿死过成千上万人的惨痛的历史时期呀！照历史顺序看，大跃进发高烧的偏激刚刚结束，不该再有盲从心理，不料，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新的更大的偏激行为已在貌似

平静的年月里萌生。所以，大金牙的命运犹如显微镜，将历史发展趋势的潜隐动因显示出来。

研究人性，是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只有从特定民族特定历史的人性特性出发，才能相对认清理论是非。客观地说，大金牙的命运揭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永恒矛盾。“食、色，性也”，是自然属性，“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是社会属性。当然，这是就因袭的中华文化而论。而西方人追求的美的境界却是“人性观念的完满实现”（席勒语）。纵观社会发展的动力，实质就是在不断解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冲突中产生的。60年代初，中国人性中的两种冲突尖锐化，体现在大金牙的人性观念中成为两个极端，当生存本能与政治利益冲突时，他以后者战胜了前者，几乎饿死；当生存本能与生活常识冲突时，他无暇顾及后者，任凭前者如洪水般决堤而出，淹没饥饿、淹没尊严、淹没生命，最终撑死。人的自然属性相对可以超越民族和时代，人的社会属性则难以超越民族和时代。大金牙是中国人，无意识的民族心理积淀非常厚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乘人之车载人之忧，衣人之衣怀人之愁……既与现代意识相悖，又与传统精华相融。作者没有正面描述过大金牙的心理活动，从他母亲的言行，却能折射出文化传统的威重。民族、时代是两条纵横交错的线，在每个具体人的心理资质基础上勾勒出复杂而多面的精神个性。这是透析人的社会性、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物命运的直接切入点。以前，我从没和你谈过人性或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些问题，不知道你如何认识它、如何评价大金牙体现的人性内容，只是不要忘记，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偏离了对人性的科学界定，而这个问题，对你们这代人至关重要。

可能你也同意，大金牙的命运是个悲剧。我一直认为，悲剧的终极追寻应落足于康德“二律背反”的必然：两个互相排斥而又被认为同样是正确命题之间的矛盾。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两难选择。摆

在大金牙面前的一个是生命,一个は党性原则,选择一方,须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鲁迅先生曾说,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悲剧。那么,不论大金牙选择哪一方,他必须放弃的还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生命抑或党性原则。这是很高的哲学层面,是阐释悲剧的各种理论的哲理根基,如恩格斯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论,就揭示了社会发展趋向的规律性与阶段性的矛盾,规律性与阶段性又各具合理性,这也是两难选择。

读马沛然先生的故事,处处都能感受到哲学的辩证,从形式上的深入浅出,“无招儿胜有招儿”的语言风格,到内容中的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的思想深度,确实令人钦佩。不知你是否从大金牙撑死的偶然性中,看到那个时代某类人物命运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势必在今天和明天的生活中以偶然的方式表现出来。不知你是否从大金牙极富个性特点的生命内容中,看到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共同性,而这个共同性仍然是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心理底色,势必在你和我的心灵中都顽固地存在着。不知你是否从大金牙并不光彩的生命结局中,看到这个结局的本质:由于他的磊落、忠诚,他的愚昧、盲从,他才创造了悲剧的惨痛。说到这儿,你会怀疑我对大金牙的态度——究竟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这恰恰也是我的两难选择,同时也是作者的两难选择,因为我们共同面对着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面临的还是两难选择。所以,任何简单的判定都会削弱作品的美学震撼力。

我在给内大学生开设了五轮“影视作品鉴赏”选修课之后发现,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偏爱喜剧,拒绝悲剧。经过深入了解,大多数还是爱看既有喜剧因素又有悲剧因素的作品。《封尘的故事》突出特色之一,是用轻松、诙谐、平易近人的口吻,表现了深沉、庄重、独辟蹊径、高屋建瓴的内容。我曾向作者请教,何以能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地回溯那一段段沉重的历史,回答只有五个字:时

间的距离！我恍然：总结历史，定有规律可循。太近太远都看不清楚，只有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才能真相昭然。只是，要从亲历者的投入走向旁观者的冷静，再以任意调侃的心态反思历史、讲述历史，太不容易了，需要相当的思想功力和文学功力。下面，我就喜剧因素中的幽默和滑稽和你聊一聊，看看肤浅的“搞笑”不及有深度的喜剧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幽默感只属于智慧的人，我是相信的。因为，自知、自信、自尊，是幽默的深层心理，而自嘲、自鄙、自责，是幽默的表现方式，将二者水乳交融在一起，没有文学创作的智慧和透视人生规律的智慧，是不可能的。阅读《热血沸》你就能感受这种智慧。“热血沸是一个朋友的雅号”他“生活在我们国家那激情迸发的年代。我们的热血沸简直就是时代精神的化身，一激动起来，身不由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外力推着他在行动，完全失控”，从学雷锋到大串联；从夺权差点儿执政，到武斗差点儿丧命；从他斗别人，到别人整他，处于青春狂热期的热血沸赶上了政治疯狂期的“文化大革命”，使持久的精神亢奋近乎于癫狂变态。作者的嘲笑意味不言自明。严格地讲，作者是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以“知天命”的自知、自信和自尊，嘲笑着昨天的幼稚和偏执，也让我们这一代人从热血沸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时，我还想到，热血沸的可笑和可悲，就在于政治投机心理和大形势驱使下急功近利的盲动。这里，作者的嘲笑又是超越历史的。如果说，前者是以时代的自知、自信、自尊嘲笑了历史，后者就是以真理的自知、自信和自尊嘲笑着乖讹和谬误。

你还应认真读一读《罗锅大叔》，这是妈妈分析了很久，感觉还是没有完全分析透彻的一个作品。选择“罗锅”来写，寓意就很深。过去人们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他站着。如果一个人是畸形的，缺陷就使他自卑于别人。其寓意还不仅于此。故事告诉人们：罗锅本来不罗，偶然的灾难，他竟莫名其妙地“罗”了。几十

年过去,因为罗锅,受了罪,也得了益。意外的喜悦,他竟莫名其妙地“直”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利用他的人,说他“直”得有意义,嫉妒他的人,说他“罗”得有阴谋。家里人说,罗就罗到底,直了干什么,净惹是非;外面人说,直就直到底,干嘛直了又罗,净要人。结果,他直又不能直,罗又不能罗,只能自杀。他的死,显然出于无奈。解析无奈,你会发现只有自尊的人才会自责,只有自知的人才会自卑,只有自信的人才会自嘲。罗锅大叔是循着自责、自卑、自嘲汇聚成的无奈这个逻辑结束自己生命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故事并不可笑,可是你读着读着又不能不笑,尽管这笑带着苦涩。苦涩的根源是,罗锅大叔的无奈是一切不敢对抗习惯势力的人的无奈;是一切为别人的舌头活着、被封建意识桎梏的人的无奈;是一切人格残缺、心灵被扭曲的人的无奈。作者以超然的自信,对这种无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也给予了犀利的批判和嘲讽。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罗锅大叔身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陷于无奈的中国人……分析再三,是否把这个故事最本质的东西挖出来了,我并不自信。突然,想起了一句话:艺术是从自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细细一琢磨,竟开始原谅自己。你从小学习弹钢琴,或许会同意妈妈的这个观点:因为人类某些感情用语言说不清,所以音乐才有存在的必然性;因为人类某些思想用理论说不清,所以文学才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个见地很片面,却有些道理吧?理由是:生活永远大于思想,再现生活的文学必须具有这个品格。你认识罗锅大叔之后,可否接受妈妈的观点,或者批判妈妈的观点,希望来信谈谈。

滑稽,是一个美学范畴。寒假,你回来翻过妈妈的美学类书,不知注意这个问题没有。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定:“丑,只有在它不安其份,要显出自己不是丑的时候才荒唐,只有到那时候,它才会激起我们去嘲笑它的愚蠢的妄想,它的弄巧成拙的企图。……因此,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装成美的时候才是滑稽。”我曾把这 20 个故事分发给内大艺术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看,我观察,除

了《误车》、《红头绳》、《小丫和狂崽》之外，学生们是不时地笑着读完的，有的还笑出声来。即使像《灰人刘四海》、《胶皮肚孙二憨》这类接近正剧的作品，也不乏滑稽可笑之处。你看这一段：大跃进的时候，“因为苏联老大哥卫星上了天，咱就事事讲究个放卫星，老百姓见识少，弄不明白，刘四海就给人解释。于是乎，妇联里，老婆子一肚生俩娃叫放卫星，生产队老母羊一肚下俩羔子也叫放卫星……老丈人吃莜面消化不了，嘟嘟地一个劲儿放屁，儿子学着他的语气说，那也叫放卫星！”。以丑为美的根源，往往在于无知，有时也出于无奈。从主体动机来看，一种是缺少自知之明，真诚地以丑为美，越真诚越滑稽；一种是很有些自知之明，迫于环境，不得不虚与委蛇，以丑为美，越无奈越滑稽。前者如《老牛头》，后者如《胶皮肚孙二憨》，都让人忍俊不禁。说来很怪，人类的笑历来比哭复杂，更具文化深意。哭，只要是发自内心，非悲即喜。笑则不然，除真笑、假笑，还有微笑、欢笑、苦笑、冷笑、讥笑等等。滑稽带来的笑就有多重意味。读完故事，学生们都说很有“意思”，当我问意思在哪里？见仁见智颇有争议，争议的核心是透过笑声究竟抓住了怎样的主题。吃多了鹿鞭的孙二憨，为了泄欲火，来到挖渠工地疯干了大半夜，碰巧总指挥检查工作，非要把他树成先进典型。二憨的可笑既怨他自己，也不怨他自己，歪打正着的莫测，不也隐约揭示着某种规律吗？至于这个规律是什么，似乎就说不大清楚了。我以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应该让读者在说清和说不清之间徜徉、思索、挖掘、发现。读者完全说得清或完全说不清的作品，都是没“意思”的。前者因完全懂其“意”，就觉得不必再去“思”，后者因完全不懂其“意”，就失去了“思”的兴趣。只有既熟悉又陌生，让人似懂非懂的作品，才吸引着人反复阅读、深入思考。滑稽故事更是如此。

提个建议，读这本故事集，第一遍，你什么也别想，该笑就笑，该哭就哭，完全跟着故事走，这叫捕捉真实的审美初感。读第二遍，要边读边想：什么地方让我发笑，为什么这个情节让我发笑，笑的

同时心里是什么滋味，笑过之后心里又是什么滋味。读第三遍，就要做联系性思考了：由历史联系现实，由现实联系未来；由个别透视一般，再由一般折射个别。这样，你就能到达“直觉智境”：在故事中发现自己、发现规律、发现真理，这属于生活中快乐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快乐中，最伟大的快乐存在于对真理的沉思”，而最快乐的沉思，则是对有“意思”的故事做真理性探索和挖掘。那种与智慧相通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读过这本集子，你会有切身体验的。

写到这儿，篇幅已很长，可有两个问题还是得说。一个是这本故事集的结局大多具有浓厚的蕴味。如《大金牙》结尾写道：大金牙死后，他的母亲赶来了，整理遗物时发现除一条旧棉被，别的一无所有。而旧棉被的“棉花套子被撕了一半，看样子是饿的时候，撕着吃了”，“送葬那天，各村的人们来了不少，人们就像死了娘老子似的，哭声震天，是良心发现，还是想到了自己呢，谁也说不清”。大金牙命运中深刻的矛盾性和典型性，在结局时顺理成章地得到了阐释。但是，读集子里其他喜剧因素浓重的故事，你却常常会在结尾时感到“上当”。阅读伊始，情节的发展就牵着你走，不知不觉，情节的逻辑给了你一种心理暗示，暗示越来越明朗化，你的心理期待就越来越强烈，于是旁无他顾地向东走去。可是，当你读到最后一段，甚至是最后一句，你才恍然大悟：原来目的地在西边！你忍不住要反省自己，为什么会“上当”。于是就得从头再读故事，重新审视人物行为，重新揣摸人物心理，重新对人物命运做美学定位。至此还没有完，由于“东”和“西”的方位落差，你会觉得结尾有“游移”于故事主线的偏向，沿着这个“偏向”，你还会追寻下去。我把这种“游移”称为文学本领的“擦边球”，打擦边球的人非有高超技艺而不能，接球的人没有丰富的心灵活力，必定接不住。因为你会掌握不住球的落点和力度。《八千岁》、《哈巴吴守贵》、《杨白劳》、《灰人刘四海》、《笑话大王刘大老虎》等，都属于结尾处打了擦边球，我觉得自己接“球”时颇有些力不从心，由此更加钦佩马沛然先生深谙文

学之妙处的老到和智慧。如果你沿着“游移”所指方向瞻望故事再发展的新的生机，广涉哲学、历史、伦理、民俗等多种文化现象，揭示人物命运之复杂和社会生活之复杂的真实，会再次引发你的遐想。

另一个是，《封尘的故事》实属一位人道主义者写的一本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书，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写的一本充满人生哲理的书，一位威重长者写的一本有历史责任感的书，一位睿智学者写的一本具有艺术创作导向价值的书。如果确认他的创作动机，用一个字即能概括，那就是“情”。既是一种情结驱动，也是一种情怀使然，而情趣亦属动因之一。

先说情结。30个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农民。在当今，艺术创作选材无比自由，既可以“趣”说，又可以“戏”说，既可写古又可论今，既可以写企业家又可以写文人，作者为什么选择了农民？孙二憨、刘四海、郎世武，一个个都是贴近土地的父老乡亲，笔笔生花，亲情激荡。由此可窥测作者的“乡土”情结。就理性能够分析的范畴而论，作者是大地的儿子，他情感的根深深扎在北方雄浑的土地之中。青年时期，他做过农民；中年时期，他关注农民；接近老年，他还在工作中为农民的现状和未来呐喊。就理性难以说清的领域而言，作者的乡土情结是难以释怀、一想就激奋、长期沉淀于心底、萦绕于心头的深切挂念。我真想从作者传记评论入手究其根源，待以后再做吧。只是这种情结是你们城里长大的孩子所欠缺的，走进这种情绪，理解这种情结，对你的事业有益。

再说情怀。情怀是生命体验造就的。作者对人民的情感，来自他的生命体验；对人民情感的了解和认同，也来自他的生命体验；用人民的眼睛回顾历史、评价现实、预示未来，还是来自他的生命体验——共荣共辱、同甘共苦，经历了艰难岁月的磨砺，这种体验凝铸为稳定恒久的心境：从人民的需要和情感出发，为人民代言！有理论家说，文学对现实的评价就是“对历史态度的态度”，那么，

读者对文学的评价就应是衡量其“对人民情感的情感”，这是艺术的动力、美学的情怀。

最后谈谈情趣。把这个集子推荐给你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作品充满了“伟丈夫”的气度和魄力，“有情意、有担当”的文化心态溢于字里行间。相对而论，女性文学关注一己私情偏多些，男性文学则承担着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责任。作者强调自己写的是故事，既有贴近普通民众阅读趣味的想法，又有在“故”（从前的）事里思索历史、评价历史的动意。正由于是“故事”，接受者才能以旁观者的轻松很容易进去，也由于是“故事”，连接着你我、连接着现实和未来，接受者又不禁进入当事者角色，步履十分沉重地才能走出来。我是把举重若轻看作男子汉风度的，不知你是否赞同，希望你能欣赏并学习这种风度。

儿子，你是学法律的，应当处处为普通的民众着想，倘若拥有了爱人民的情结、情怀、情趣，对你建构事业的大厦非常有益。这，也是妈妈对你期望的要义。切记。

又是一个酷暑！望注意身体。

学习进步！

母亲：李树榕

2001年6月26日

注：

①马沛然著《生活·人生·感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②马沛然著《生活·人生·感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